

乾隆九年尼泊爾工匠進京考

羅文華

北京故宮博物院

宮廷部宗教科

提 要

自元代阿尼哥將尼泊爾藝術風格帶入漢地以來，其傳統在內地傳播的過程並沒有因為王朝的更替而削減，反而由於漢藏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而相互激盪，形成了漢藏藝術的新面貌。乾隆九年（1744）八月至十一年（1746）十二月間，六名來自西藏的尼泊爾工匠被徵召來京，在清宮造辦處做活，即是最有力的證明。他們參加了雍和宮改造為藏傳佛教寺院工程的造像活動，並在宮中造辦處做活。在這裡，他們不僅展示了精湛的工藝技術，而且還為宮中工匠的培養和工藝水平的提高作出了貢獻。

本文通過對現存的清代《軍機處滿文錄副》和《內務府造辦處活計檔》相關記載進行排比和深入分析，以期完整揭示這段鮮為人知的重要歷史事件；同時結合當時清宮藏傳佛教的發展狀況，闡述長期以來漢藏文化之間存在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藝術關係及其對清宮藏傳佛教藝術發展的深刻影響。

關鍵詞：尼泊爾、巴勒（拉）布、雍和宮、清宮造辦處

一、尼泊爾工匠的傳統與藝術特點

尼泊爾工匠以善巧而著稱，早就聞名於中土。玄奘巡禮印土時，記其事曰：尼波羅（即尼泊爾）「出赤銅」、「有工巧」。¹《通典》記載：尼婆羅「其器皆用銅」，「以板爲屋，壁皆雕畫」。²《舊唐書》補記云：「事五天神，鑄石爲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眞珠、玻瓈、車渠、珊瑚、琥珀、瓔珞，耳垂金鈎玉璫，佩寶裝伏突，坐獅子床。」「宮中有七層之樓，覆以銅瓦，欄檻楹枋皆飾珠寶，樓之四角，各懸銅槽，下有金龍，激水上樓，注於槽中，從龍口而出，狀若飛泉」。³

綜上所述，尼泊爾的工匠多用紅銅爲器，善雕畫，無論是國王服飾還是建築構件上，均好珠寶爲飾，以上均是尼泊爾工匠（西方學者多稱爲紐瓦爾工匠）的特點。

當十三世紀初佛教從印度本土消失以後，尼泊爾工匠的這些技藝特點開始凸顯出來，倍受青睞，尤其是西藏佛教後弘期以來，在大規模建築繪塑活動的刺激下，他們的作品大量出口到西藏，同時，許多工匠來到西藏參與其中，帶動了西藏藝術的成長與成熟，並獲得很高的榮譽。元初，阿尼哥被薩迦派推薦來京與當時西藏崇尚尼泊爾藝術的風氣有關。阿尼哥在中原地區傳播尼泊爾藝術風格使漢族藝術家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來自異域的藝術魅力，並在內地形成了「梵式」造像的傳統。這種傳統在內地傳播的過程並沒有因爲王朝的更替而削減，反而由於漢藏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而相互激盪，形成了漢藏藝術的新面貌。直到清代，滿族政權通過長達一個半世紀，四代帝王（順治、康熙、雍正、乾隆，1644-1796年）的苦心經營，終於穩定了西藏的統治，從而使西藏、內地與尼泊爾的交流更加頻繁通暢。

據《衛藏通志》記載：「巴勒布（尼泊爾在藏文中作Bal-po，此名爲其藏文名音轉，清宮檔案中也作巴拉布、八拉布等——引者注）：藏之西南，計程兩

1 （唐）玄奘、辯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85，中外交通史籍叢刊），卷七，「尼波羅國」，頁612。

2 （唐）杜佑撰，《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一九〇，〈邊防〉六，「西戎二·泥婆羅」，頁1024-1025。

3 （後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卷一九八，〈列傳〉第一四八，「西戎·泥婆羅」，頁5289-5290。

月，有巴勒布部落，俗名別蚌子，……。其民分爲三部，一曰布顏罕，一曰葉楞罕，一曰庫庫木罕。於雍正十年間，遣使來藏，經駐藏大臣具奏，蒙聖恩允准內附，賞頒敕封三道，賜蟒緞、玻璃、瓷器等物。次年八月，派員齎送至藏轉頒。十二年正月，布顏罕等遣使來藏，請赴京進貢謝恩，又經具奏，奉旨准來京，沿途供應。（中略）今巴勒布地方爲廓爾喀所併，其人民在藏貿易者，悉稱爲別蚌子。其常川在藏居住者，派有頭人管轄」。⁴

《清實錄》中也有相關的記載，⁵但尼泊爾三部正式遣使入貢的時間是雍正十年（1732）八月，雍正十二年（1734）應是他們接到北京聖旨的時間，這標誌著他們與北京正式建立聯繫的開始，但其與中國內地的交流當時主要限於進貢而已，當然肯定也有民間貿易活動，但是由於清政府對於入貢人員的數量限制很嚴，因此不太可能會有很頻繁、很大規模的貿易活動存在。據民國初期的調查，當時在雍和宮一帶有尼泊爾商人的活動，具體規模並不清楚。⁶即使是在清代最繁榮時期，在北京的尼泊爾商人估計也不會太多，至於他們參加民間繪塑活動更是鮮有文字涉及。全面而觀，當時內地以及皇家造辦處與尼泊爾的交流主要還是通過西藏地方這個媒介來完成的。清世宗諭旨中的一席話頗爲耐人尋味：「爾等（尼泊爾——引者注）汗但與西藏貝勒頗羅鼐協力和衷，維持黃教，以副朕普育群生之至意。」⁷可見維繫清政府、西藏與尼泊爾三者政治關係的基礎是黃教，或者，廣而推之，是西藏佛教。雖然在乾隆五十六年至五十七年間（1791-1792），在廓爾喀與清政府之間有過戰爭，但是爲期很短，並不足以撼動尼泊爾、西藏及內地之間長期交流的深厚基礎。

《衛藏通志》記載：「廓爾喀：後藏之西南，其地名陽布，乃所併巴勒布舊地也。……其王名拉特納巴都爾。自乾隆五十七年，震懾天威，投誠恭順，定期五年，遣使朝貢一次」。⁸

4 （清）松筠撰，《衛藏通志》（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西藏研究叢刊之一·西藏志），頁511-513。

5 西藏研究編輯部編，《清實錄藏族史料》一（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西藏研究叢刊之九），頁355-356。

6 Ferdinand Diederich Lessing, *Yung-Ho-Kung: an Iconography of the Lamaist Cathedral in Peking, with Notes on the Lamaist Mythology and Cult*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 VIII, Ethnography; 1.) p. 2 (Stockholm: [Statens etnografiska museum], 1942).

7 西藏研究編輯部編輯，《清實錄藏族史料》一，頁356。

8 （清）松筠撰，《衛藏通志》，頁513。

從藝術交流的層面上看，尼泊爾對西藏藝術的長期影響歷千年而彌新，也與這種宗教上的互相影響是分不開的。

拉薩著名的大昭寺吐蕃時期門楣上尼泊爾風格的雕刻是早期尼泊爾風格的珍貴作品。⁹據記載，吐蕃王朝時期的泥塑佛像多數為尼泊爾工匠塑造的，因為當時的藏族人還不會做佛像。即使到西藏佛教藝術已經很發達的時期，尼泊爾工匠的地位仍是舉重輕重的。在為五世達賴喇嘛做靈塔時，拉薩聚集了西藏和尼泊爾的鑄造名師，其中尼泊爾工匠負責鑄造黃金舍利塔和其他銀制佛塔，《五世達賴靈塔目錄》清楚地記載了所有尼泊爾工匠的人數、名字。¹⁰在拉薩布達拉宮和大昭寺中迄今仍收藏了數目龐大的尼泊爾風格的銅佛像作品。

《後藏志》記載：架譯師曲桑之兄巴達有三子，其中長子是白瑪堅寺的喇嘛，為曲桑譯師的心傳弟子。他掌握了曲桑譯師所傳密集七續、喜金剛三續和全部怛特羅的師法後建造了塔巴寺的內殿和走樓，建造了大菩提佛像。該佛像的靠背是在泥婆羅建造的。¹¹同書還記載：在扎什倫布寺「里瑪殿的佛像稀有、圓滿。它們是由摩揭陀即金剛座、郭扎巴即東印度、貝達拔達即南印度、克什米爾即西印度，以及印度各地的化身工匠建造的。其原材料是天然的和人造的，經四位如來佛加持的白響銅、紫響銅、黃響銅、桔黃色響銅等，特別是塊狀陰性黃銅、白響銅、黑響銅、紫響銅、白銅等材料甚為稀有」。¹²從現在公布的扎什倫布寺內的紅銅（即紫響銅）來看有很大部分是尼泊爾的作品。¹³覺囊派大師多羅那它的名著《印度佛教史》¹⁴（1608年著）的第四十四章〈造像者出生情況〉中專門介紹了尼泊爾的工藝傳承，繪畫風格的影響，雖寥寥數語，但十分全面，這個材料以前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

雍正和乾隆時期，西藏王公波羅鼐自1727年登上西藏世俗權力的頂峰，直到1747年病逝一直牢牢控制著全藏。由於他對朝廷的忠誠，先後賜封貝子、多羅貝

9 Ulrich von Schroeder,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Hong Kong: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 Ltd., 2001), pp. 407-431. Marilyn M. Rhie, & Robert A. F. Thurman, *Wisdom and Compassion: The Sacred Art of Tibet* (New York: Tibet House, 1996), p. 40.

10 東嘎·洛桑赤列著，國慶譯，〈西藏的各種工藝〉，中央民族學院藏學研究所編，《藏學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頁353-356。

11 覺囊達熱那特著，余萬治譯，阿旺校訂，《後藏志》（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4），頁78。

12 覺囊達熱那特著，余萬治譯，阿旺校訂，《後藏志》，頁121。

13 Ulrich von Schroeder,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ibet* (Hong Kong: Visual Dharma Publication Ltd., 2001).

14 多羅那它著，張建木譯，《印度佛教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頁270。

勒、郡王等。¹⁵根據他的傳記，他曾請來尼泊爾和西藏本地的工匠為大昭寺（？）施做金頂；以黃金聘請尼泊爾工匠為自己鑄造大小鍍金銅尊像（如宗喀巴等）；他夫人的靈塔是銀質的，純金的門飾，用了珍珠、珊瑚、黃琉璃、藍寶石、晶石、貓眼石、綠玉、琥珀等貴重的珍寶，均是由尼泊爾的能工巧匠一手製作出來的。¹⁶

總之，無論是從寺廟建設還是佛像塑鑄，尼泊爾工匠均在其中扮演著積極的角色。在西藏重要的佛寺工程以及貴族王侯、高僧大德的繪塑活動等請尼泊爾工匠參加，似乎更是一種風尚。乾隆初期，弘曆專門下諭在西藏挑選六名優秀的尼泊爾工匠進京，在宮廷造辦處當差，正是這種風氣的直接反映。

二、乾隆九年尼泊爾工匠的入京

正如上文所述，西元十三世紀下半葉，尼泊爾工匠阿尼哥到北京參與眾多寺廟的建設和佛像的鑄造。由此，尼泊爾藝術得以影響元宮廷，其餘波遠及明清兩代。如乾隆七年（1742），清廷番學總管蒙古族人工布查布譯著的《佛說造像量度經續補》，¹⁷，不僅明確區分了漢唐以來的漢式風格和阿尼哥以來的梵式風格，而且詳細闡述了梵式佛造像的形象和尺度，成為清宮鑄造「梵式」風格作品指導性的著作，影響極為深遠。另一件較有影響的事件是乾隆九年（1744）八月至十一年（1746）十二月間，有六名來自西藏的尼泊爾工匠被徵召來京，在清宮造辦處做活。

檢索這一時期清代的檔案，在滿文的《軍機處錄副》中發現了有關這一事件的最早記載。¹⁸

據副都統駐藏大臣索拜¹⁹奏稱：三月二十四日接理藩院咨文內稱：乾隆九年

15 李鳳珍，《試論一七五〇年西藏朱爾默特那木紮勒事件》，中國西南民族研究學會編輯組編，《藏族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頁185-191。

16 多卡夏仲·策仁旺杰著，湯池安譯，《頗羅鼎傳》（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頁386-387、394、414。

17 （清）工布查布譯著，《佛說造像量度經續補》，《大藏經·密教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1997），第21冊。

1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軍機處滿文錄副》，膠片020，檔案號177（見附錄一：軍機處滿文錄副譯文、附錄二：軍機處滿文錄副羅馬字轉寫及附錄四：軍機處滿文錄副原檔）。

19 吳豐培、曾國慶編撰，《清代駐藏大臣傳略》（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頁13考證：「索拜駐藏曾有兩次，第一次為乾隆六年九月辛卯，繼紀山為駐藏副都統。九年六月癸丑期滿，由副都統傳清代之。」

二月初三日奉上諭，讓他通知當時西藏掌握軍事大權的頗羅鼐郡王在西藏找「鑄造銅佛技藝精湛匠役三名，雕刻、鍍磨、鑲嵌珊瑚、綠松石、青金石、玉石等項佛像製作精良之巴勒布匠役三人」，讓他們收拾好各自做活的工具，馳驛到京城。同時，諭旨中還要求這些工匠繪寫藏地大昭寺、布達拉宮的一些如彌勒佛那樣著名的大利益佛像，以便來京以後好照樣仿做。經過頗羅鼐將近一個月的精心查找，終於有了人選，他們是鑄銅佛像工匠：查答馬（Cadama）、巴羅興（Balusing）（《造辦處活計檔》中也作巴爾興——引者注）、剛噶達（G'angg'ada）和玉匠嘉那噶拉（Yanag'ala）、丹丟（Danadibu）、巴魯（Balu）。²⁰波羅鼐派人帶他們到大昭寺、布達拉宮等處看了重要的大佛像，作了記錄，然後將各自的工具修理好。四月八日，由駐藏千總余廣途領兵丁六人護送，由打箭爐入川，再由四川巡撫紀山負責派人一路送往京城。

當他們趕到北京時已經是八月二十九日晚上了，歷時四個多月，一路艱辛可想而知。

據清宮活計檔的記載，乾隆九年八月二十九日，西藏送來了巴勒布工匠六名。由於語言不通，內務府請來三世章嘉國師的弟子阿旺准丹爾格籠作翻譯，大概用的是藏語。他們參觀了宮中的一些工藝品後自稱：大多數活計只要有樣本都能承做。次日，諭旨：在養心殿造辦處收拾兩間房子讓嘉那噶拉等三人白天在宮內做活用，晚上住在福佑寺喇嘛的空房內，由寺內住持羅卜藏策楞看管，如果他們到圓明園造辦處作坊裡做活計，晚上在永寧寺住宿，由住持喇嘛馬尼格籠負責看管，另外，將查答馬等三人交到雍和宮造佛處，由郎中佛保監督做活，晚上在雍和宮住宿，由喇嘛負責看管。²¹

關於他們在北京的生活和做活計的細節只有一些零星的記載。

他們來北京做活一事很受清高宗的重視，他們在北京享受的待遇也相當高。在得知他們不吃豬肉，專門給備羊肉和飯，根據他們手藝高低，「酌其用度暫給錢糧四兩，每年每季賞給收拾衣服銀十八兩，隨來跟役一名，亦能幫做，每月賞給錢糧二兩，每年每季賞收拾衣服銀十五兩」，「每晚俱在廟住，冬令應給六人

20 六位尼泊爾匠人的漢文名字轉寫以造辦處活計檔的記載為據。最後一名巴魯的名與活計檔不符，對音相差很大。後者作嘛錦（Macin?），或是此人在藏文中的讀法？如丹那迪布（Danadibu），在檔案中稱丹丟，顯係一種習慣稱呼。

2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3（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2條）。

每日木柴二十觔，炭八觔」，²²夏天還賞給紗葛布。²³由於他們做活勤快，手藝上乘，因此屢屢受賞。從清宮根據這些工匠手藝的高下所作的賞賜來看，以丹丟的手藝最高，其次是嘉那嘎拉，再次是巴羅興等三人，最後是一名他們的跟役（可能是學徒）嘛錦。²⁴

檔案記載中見到四次賞銀的記載：

第一次乾隆九年九月，給在雍和宮做活的三名鑄銅佛工匠各賞銀三十兩。²⁵第二次同年十二月，給宮中做活兩名玉匠各賞銀十兩，跟役嘛錦賞銀五兩，雍和宮鑄佛匠每名銀五兩。²⁶

第三次：十年（1745）四月又賞六名尼泊爾工匠銀壹百兩，²⁷這次賞銀似乎拖的時間很長，直到十一月他們的賞銀等次才議定。²⁸

第四次：在他們於十一年（1746）十二月離京返鄉時，又給「丹丟頭等賞銀二十一兩，甲那嘎拉（即嘉那嘎拉——引者注）二等賞銀十八兩，巴羅興等三人三等賞銀十七兩，跟役嘛錦賞銀十兩」。²⁹

如此頻繁的賞賜無疑說明，清高宗對他們的做活勤勉與手藝高超的讚賞。

乾隆十年正月，由於水土不服，嘉那嘎拉與巴羅興在雍和宮工程結束後患病，清高宗下諭旨：派御醫邵正人會同雍和宮的喇嘛醫生前往會診。經檢查確診為濕寒傷脾。清高宗叮囑醫生，「須依藏裡之法調養」。³⁰當他們在北京羈留將近

2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3（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2條）。

2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6（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18條）。

2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3（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2條）。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6（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22條）。

2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3（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3條）。

2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3（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10條）。

2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6（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17條）。

2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6（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22條）。

2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6（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24條）。

3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5（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13條）。

二年半的時間，到十一年十二月一日，清高宗降旨：「伊等已到京這幾年，俟此項活計做完時，令伊等家去」。³¹由此可以看出，清高宗頗有人情味的一面。

關於他們在京做佛像的情況檔案記載明顯並不全備，根據活計檔的記載，他們在宮中的任務主要包括下面兩個方面：一、直接參與佛像的創作和局部裝飾工作；二、指導宮中的造佛工匠。

第一項任務在文後檔案摘錄中第6、7、9、12、19、21、24條均提及但極不詳細，記錄的作品如下：

為鑲石金佛窩嵌青金石字（第6條）；為雅曼達嘎壇城做供器（第7條）；為佛龕做歡門（第9條）；為藏裡中殿的羅哈西裡佛畫樣（第12條）；為重華宮佛堂大龕做一佛二菩薩（第19條）；做青金石佛（第21條）；做五方救度佛母及其他小件等（第24條），但這顯然不是他們承擔的全部工作。

在上述的記載中，有一些重要的細節很值得關注。例如：他們為壇城做的供器中為「摟做」，在第8條檔案中說得更為清楚：「其金銀八寶照藏裡人模子做剛（即鋼——引者注）模子攤（此處應是「砸」的異體字——引者注）做」。³²我們知道，尼泊爾藝術到了十八世紀，大量使用銅片鑿打成型造像技術，使造像成本下降，因而在尼泊爾和西藏流行，此次，尼泊爾工匠將這種技術帶到北京，並在宮中造像上使用，這對當時內務府造像的影響肯定十分巨大。在他們來京後不久，清高宗就派人詢問他們的情況：「藏裡人所做活計用度材料比我們這裡人做的省費？再着造辦處匠役學做」。³³此處所指大概也是尼泊爾工匠所用的鑿銅片造佛技術。

他們承做的這些作品現在已經湮沒無聞，或者在清宮大量的藏品中已經分辨不出來了。但是其中兩件工作給我們留下的印象很深。一件就是藏裡中殿的羅哈西裡佛。結合上文軍機處錄副的記載，藏裡中殿應指布達拉宮的紅宮，羅哈西裡佛身披羚羊皮，應是觀音變化身的一種。根據其發音，筆者以為羅哈西裡（檔案中亦作：羅哈希裡、活花希裡）應來自於梵文Lokeshvara，即漢文「觀自在」，紅宮觀音殿中供有三大觀音最為有名，檔案所指可能是指此處觀音的形象。另外，

3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6（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24條）。

32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4（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8條）。

3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3（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4條）。

在他們來京時，特意到布達拉宮勘察與記錄邁達裏佛（即梵文Maitreya的蒙文音譯），以便在北京仿做。布達拉宮的邁達裏佛是非常有名的大佛像，現在去西藏參觀的人還可以見到。清高宗讓宮內工匠在尼泊爾工匠的指導下仿做金邁達裏佛即是以此為原型的。³⁴這是兩件知道來歷的佛像的鑄造，其他作品則很難知悉詳情。尼泊爾工匠帶來的藏地佛像的樣稿對宮中直接仿做西藏的佛像起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他們還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指導宮中造辦處的工匠。檔案第4、8、14、15、16條反覆提到讓內務府工匠跟尼泊爾工匠學做，讓尼泊爾工匠指示具體做法或用尼泊爾的模型仿做等內容。有時，清高宗特意點明由這裡人、此處匠人或家裡匠人成做，均是指宮內的工匠，而且指示挑選「伶俐小蘇拉五、六名跟藏裡人學着做佛」，³⁵可見，清高宗讓尼泊爾工匠入宮做活一方面是京城佛寺建設的需要，也是著眼於迅速提高宮中匠役造佛水平和未來匠役的培養來考慮的。

三、尼泊爾工匠進京的歷史原因及影響

從他們做的活計來看，幾乎全部都與佛教有關，工作地點主要在雍和宮和內務府造辦處，他們的作品分別供奉於清宮各處佛堂。但結合當時的情況來看，他們的到來顯然與雍和宮改造為藏傳佛教寺廟的工程有直接的關係。

雍和宮於乾隆九年由清世宗的潛邸改建為藏傳佛教寺院。此寺院的建設思路與此前此後眾多的佛堂建設大不相同。清高宗對國師三世章嘉呼圖克圖表白自己心願：「佛教之弘傳及長久住世，全仗講論佛法之寺廟。若興建聞修顯密教言等一切學科之經院，對佛教傳習大有利益。過去怙主薩班和八思巴大師等在此方建有講習佛法的寺院，而今徒餘其名。皇祖先帝在位時，廣弘佛法，康熙帝與前輩章嘉活佛雖然在多倫諾爾之彙宗寺建立了講修顯宗的扎倉，但在京城未建講經之扎倉。現在我們施主與上師二人若在皇城中創建寺院，內設聞思全部顯密知識的若干扎倉，定會使佛教復興」。³⁶也就是說，雍和宮不僅是一個供佛以及做法事的

34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5（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14、16條）。

35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3（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5條）。

36 土觀·洛桑卻吉尼瑪著，陳慶英、馬連龍譯，《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頁136。

場所，更是講經說法、培養藏傳佛教人材的學校。所以雍和宮的建設倍受皇帝的重視，也倍受西藏的關注。就在雍和宮改建過程中，西藏的達賴和班禪喇嘛等西藏上層僧侶和貴族即已經紛紛上書清高宗，對他大興黃教，建設藏傳佛教寺廟表示感謝。這些滿藏文奏書，今天還保存在軍機處的錄副中。六名尼泊爾工匠的來京服務也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成行的。

決定將雍和宮改建為寺廟的諭旨最早見於乾隆九年二月。這恰巧與軍機處錄副中清高宗降旨在西藏找尼泊爾工匠的時間接近。雍和宮開始鑄造佛像不會早於六月初（參考註38），也就是說，六名工匠趕到北京時，正值雍和宮鑄造和裝飾佛像的高峰期，所以，六名工匠中的三位鑄銅佛匠一到北京就交給雍和宮的造佛郎中佛保管理，直接參與雍和宮的工作，直到乾隆十年正月結束，才回到內務府造辦處，與其他三人一起做活。³⁷

此外，檔案中並沒有尼泊爾工匠直接到圓明園工作的記載，他們可能未到圓明園做活。實際上，於乾隆六、七年開始在圓明園山高水長設立的鑄爐處鑄造活動已經很少，乾隆九年五月該處也移到雍和宮東邊，參加當時的重點工程——雍和宮改建佛堂。³⁸

以上各種跡象均明白無誤地說明，這六名尼泊爾工匠進京的主要原因是雍和宮改建工程的需要。

另外，還應考慮到，清代經過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的積累，到乾隆時期，藏傳佛教藝術在宮廷的繁榮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據造辦處活計檔的記載，在乾隆九年以前，宮廷造「番像」的數量、種類比前朝大得多，皇家宮殿及園林中大大小小的佛堂數量增長很快。

以圓明園為例，主要有雍正二年以前建成的日天琳宇、清淨地和雍正年間或稍早建成的舍衛城三處大佛堂³⁹供佛。此外，紫禁城中佛堂數目也不少，除有明

3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3（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1條）。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5（見文後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第11條）。

38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造辦處活計檔》，膠片83。

乾隆九年六月記事錄二十日郎中佛保來說，為五月十六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山高水長佛保，鑄爐處業已鑄造二、三年，現今鑄造活計稍減。雍和宮鑄造佛像已經派出佛保鑄造，尚未成做。即將雍和宮東邊現有房間收拾數間，俟將方壺勝境安設之銅人鑄成安設後，其餘鑄造未完之活計並匠役一併移往彼處鑄造，待佛保挪去後，仍將山高水長東邊房間好好打掃收拾。欽此。

39 張恩蔭，《圓明園變遷史探微》（北京：北京體育學院出版社，1993），頁86、89、90、92。

代遺留的英華殿供佛外，還有康熙時新改建的慈寧宮、康熙時設立的造佛中心中正殿以及當時正在修建的重華宮佛堂和養心殿東西（配殿）佛堂等。其他各處皇家行宮、園林中也有各式佛堂。

這些佛堂供奉尊像法器的需求量很大，均靠造辦處承做，但當時造辦處造佛像法器的能力難以滿足這種日益增長的要求。

就當時的實際情況而言，漢藏佛教藝術創作的規模還很小，品類也不全備，缺乏優秀、熟練的工匠更是制約清高宗大興黃教雄心的瓶頸。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從西藏徵召尼泊爾工匠進京也是必然之舉。

雖然這些尼泊爾工匠在京時間不短，所做活計很多，令人惋惜的是，迄今沒有一件確切的佛像和法器可以認定是他們的作品。

昔日繁華地的圓明園已經成為廢墟一片，雍和宮也歷經滄桑，不復當年盛況，法物流失很大，很多舊物已經不存。紫禁城中諸早期佛堂也慘遭破壞：英華殿已經成為一座空殿，大佛堂內部陳設大部移往白馬寺，現存的殘破物件堆積高近兩米，無人問津，中正殿自民國時期被火以來，僅存臺基，無數早期宮中造像的珍品化為灰燼。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我們只能從一些現存的作品推測其可能是當時的遺物。

以雍和宮為例，雍和宮殿中的三世佛，除了手印、袈裟略有變化外，其餘部分完全相同，而背後的三大背光則更為引人注目。比較其構圖與布達拉宮彌勒佛的背光完全一致（圖1、2）。⁴⁰這些佛像以及背光極可能是尼泊爾工匠參與鑄造和指導的。

我們所能見到的實物可以比較的也就僅限於此了，儘管如此，應該肯定，宮中造辦處的工匠從這些「藏裡來」的工匠所學習到的尼泊爾藝術風格、西藏藝術風格遠比從一部《造像量度經》上所能學到的更多、更真切、更深刻、更純正，這一切都為乾隆時期宮中藏傳佛教藝術高峰時期的到來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李保文先生為本文所用滿文軍機處錄副作了翻譯和轉寫，張莉女士對其譯文和滿文轉寫作了細心的潤色和校對，藉此深表謝意。）

40 雍和宮圖冊編委會編，《雍和宮》（香港：亞洲藝術出版社，2000），頁40-41。劉鴻孝主編，《布達拉秘寶》（北京：北京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1999），頁86-89。

附錄一：軍機處滿文錄副譯文

副都統兼武備院卿索拜 報由藏揀派赴京做佛匠役情形事

乾隆九年四月初八日

副都統兼武備院卿、臣索拜謹奏：爲遵旨料理做佛匠役起程事宜，伏祈聖鑒事。本年三月二十四日接理藩院咨文內稱：乾隆九年二月初三日奉上諭，着咨駐藏辦事大臣副都統索拜，轉飭郡王頗羅鼐，令其於彼處揀選鑄造銅佛技藝精湛匠役三名，雕刻、錠磨、鑲嵌珊瑚、綠松石、青金石、玉石等項佛像製作精良之巴勒布匠役亦揀選三名，令其自備工具，由索拜處籌辦豐厚川資，揀派幹練之人照料，從速起程，馳驛送往京城，所差匠役，應于藏地精心勘察彌勒等諸佛，以便抵京後易於仿做。等語。欽此。欽遵前來，臣索拜當即傳來郡王頗羅鼐，將諭旨曉諭伊等，頗羅鼐合掌恭稱：曼珠室利大皇帝仁愛齊天，降諭我等，令匠役於吐蕃特本地精心勘察記錄彌勒等諸佛，以便仿做。此實乃弘揚黃教，安撫衆生之宏恩。我等西方各寺廟衆喇嘛及吐蕃特人等，接奉諭旨，無不歡忭。小的頗羅鼐欽遵聖意，揀選我處技藝精良之匠役，令其精心勘察記錄彌勒等諸佛，以便仿做。等語。臣索拜遂飭令頗羅鼐：爾處所選匠役及勘察記錄佛像等事宜，應酌情及時稟明，則我處可籌辦隨時起程。今據頗羅鼐稟稱：頗羅鼐我稟遵憲諭，由我處鑄造銅佛之匠役內，揀選得技藝嫺熟之巴勒布匠役查答馬（Cadama）、巴羅興（Balusing）、剛噶達（G'angg'ada）；又於雕刻、錠磨、鑲嵌珊瑚、綠松石、青金石、玉石等項佛像製作精良之巴勒布匠役內，亦選嘉那噶拉（Yanag'ala）、丹丟（Danadibu）、巴魯（Balu）三名。伊等現已至大昭寺、布達拉宮等處，勘察記錄彌勒等諸佛，其所用工具亦分別整備完畢。然伊等每人需馬馱三匹，如何差辦之處，謹請定奪。等因具呈前來。查得理藩院咨文內稱，令匠役從速起程，馳驛送往京城等語。據此，當理應遵照院文，將巴勒布匠役查答馬等人馳驛送往京城。惟自藏至打箭爐，每站驛馬數目只有五、六匹，而匠役需馬馱十八匹，故驛馬不敷使用。請將此項所需驛馬解往打箭爐，惟租賃馬匹所需銀壹百六十五兩六錢，請照例運用庫餉，由馬主收領，並遵照皇上着臣護送匠役至京城時，從寬辦理，從速起程之旨，臣索拜較舊例酌情增給，伊等食用三個月行糧之羊、米、炒麵、茶葉、奶酪等物，已令收領。且爲體現皇恩，每人又賞銀四十兩，以置辦衣服、鞍馬等物。此賞項共需銀二百四十兩，伊等三個月行糧等物折合銀五十四兩六錢，加之租賃馬匹所需銀壹百六十五兩六錢，合計銀四百六十兩二錢，理應交管理糧餉同知錢世奇詳細造冊，報四川巡撫銷算外，臣差遣駐藏千總余廣途領兵丁六人，護送匠役，並飭令伊等沿途好生照料，將匠役從速送往打箭爐。等因。現伊等已於四月初八日自藏起程，俟其抵達打箭爐，轉交巡撫紀山，再行交由地方官

員，亦從寬料理，揀派幹練之人照料，馳驛送往京城，交付理藩院等情。臣今已咨行四川巡撫紀山。爲此，謹具奏聞。

乾隆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奉朱批：知道了。欽此。

（此譯文個別用詞經作者修正，如譯文中出現理解問題，應歸作者負責。）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附錄二：軍機處滿文錄副羅馬字轉寫

wesimburengg

meiren i janggin bime: faksi jurgan-i aliha
 hafan: amban soba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hese be dahame fucihi weilere faksisa be
 icihiyafi jurambuha babe
 donjibume wesimbure jalin: ere aniya ilan biyai

orin dūn de isinjiha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ci unggihe bithede: abkai
 wehiyehe i uyuci aniya juwe biyai ice ilan de
 hese wasimbuhange: wargi dzang de baita icihiyame
 tehe meiren i janggin sobai de bithe ungg:
 giyūn wang polonai de afabufi: tubai fucihi

weilere faksisai dorgici: teishun i fucihi
 hungerere sain faksi be ilan: jai shuru uyu
 nomin gu wehei jergi fucihi foloro nilara:
 kiyamname weilere umesi narhūn sain balbu
 faksi i jeringge be inu ilan sonjofi: meni
 meni baitalara agūra hajun be suwaliyame

gaifi: sobai baci tuwame elgiyen tumin i
 icihiyafi: sain niyalma tucibufi tuwashatabume
 hūdukan i jurambufi giyamulame ging hecen de
 benjibukini: ere faksisa be unggire de:
 dzang ni ba i maidari i jergi amba adistit
 bisirele fucihi sei durun be saikan getukeleme

ejebufi unggikini ubade isinjiha manggi: songkolome
 weilebure de ja sehebe gingguleme dahafi:
 unggihe seme isinjiha be: amban sobai bi
 uthai giyūn wang polonai be selgiyeme
 gajifi
 enduringge ejen i hese be: inde ulhibume alaha

manggi: polonai gala be giogin arame
 alarange:
 dergi manjusiri amba ejen i gosin abkai adali
 ofi: meni tubet ba i amba adistit bisirele
 fucihi sei durun be: faksi sabe ejebufi
 songkolome weilekini seme

hese wasimbuhange: yargiyan i suwayan shajin be
 badarambume: geren ergengge be jirgabure
 ten i kesi: meni wargi ba i geren syi miyoo i
 lamasa: gubci tubet i urse
 ferguwecuke gosingga hese be donjifi urgunjerakūngge
 akū: buya polonai bi urunakū

enduringgei gūnin de acabume: meni ubai sain
faksisa be sonjofi: amba adistit bisirele
maidari i jergi fucihi sei durun be saikan
ejebufi songkolome weilebuki sehe: amban bi
geli polonai de sini baci sain faksisa be
sonjofi: adistit bisire fucihi i durun be

ejebufi jabduha be tuwame uthai minde
alanju: mini baci icihiyafi hūdukan i jurambuki
seme afabuha bihe: te polonai i alibuha
bithede: polonai bi amban i afabuha be
dahame: meni ubai teishun i fucihi hungkerere
faksisai dorgici sain ningge be tuwame

balbu Cadama: Balusing: G'angg'ada be sonjofi:
geli shuru uyu nomin wehei jergi fucihi
foloro nilara: kiyamname weilere faksisai dorgici
inu sain ningge be tuwame balbu Yanag'ala:
Danadibu: Balu be sonjoho: esebe amba joo:
budala i jergi miyoo de gamafi: adistit

bisirele fucihi sei durun be ejebuhe:
ceni baitalara agūra hajun be teisu
teisu gemu dasatame wajiha: esei yalure
acire ula: niyalma tome ilan baibumbi:
adarama icihiyafi unggire babe: amban i baci
toktobureo: seme alibuhabi baicaci: jurgan ci

unggihe bithede: faksisa be hūdukan i
jurambufi: giyamulame ging hecen de benjibukini
sehebi: ede giyan i jurgan i bithe be dahame:
faksi balbu cadama sebe giyamulame benebuci
acambihe: damu dzang ci da jiyan lu de
isibume tebuhe giyamun i morin i ton: emu

giyamun de damu sunja ninggun morin bi:
faksisai yalure acire morin uheri juwan
jakūn baibumbi: giyamun i morin isirakū be
dahame: esebe ula yalubume da jiyan
lu de isibume benebuki: ula turire de
baitalara emu tanggū ninju sunja yan ninggun

jiha menggun be: kū cianliyang acinggiyafi
kooli songkoi ula i ejen de bahabuki:
faksisa be ging hecen de benebure de:
hesei elgiyen tumin i icihiyafi jurambukini sehebe
dahame: amban sobai bi ceni jetere ilan
biyai kunesun i honin: bele musi cai

abdaha: sun nimenggi i jergi jaka be: fe
kooli ci acara be tuwame majige nonggime
bahabuha bime: geli

ejen i gosin be badarambume: etuku adu: enggemu i
jergi jaka dasatara jalin: cende niyalma
tome dehite yan menggun shangnaha: ere

shangnara de baitalaha juwe tanggū dehi
yan menggun: ceni jetere ilan biyai kunesun i
jergi jaka de salibuha susai dūn yan
ninggun jiha menggun: geli ula turire de
baitalara emu tanggū ninju sunja yan ninggun
jiha menggun be dabume uheri dūn tanggū

ninju yan juwe jiha menggun be: gemu
jeku ciyanliyang be kadalara tungjy ciyan
shi ki de afabufi: narhūn dangse
arabufi: sycuwan i siyūn fu de boolafi
sume bodobureci tulgiyen: faksisa be
tuwashatame benebure de: amban bi

dzang de tehe ciyandzung she guwang
tu be tucibufi: ninggun cooha adabufi
faksisa be jugūn i unduri saikan
tuwashatame: hūdukan i da jiyan lu de
isibume benebukini seme ciralame tucibufi:
dūn biyai ice jakūn de dzang ci

jurambufi unggihe: da jiyan lu de isinaha
manggi: siyūn fu gisan i baci: ulame
ba na i hafan de afabufi: inu
elgiyen tumin i icihiyafi sain niyalma
tucibufi: tuwashatame giyamulame ging
hecen de benebufi: tulergi golo be

dasara jurgan de afabukini seme: amban
mini baci: sycuwan i siyūn fu gisan de
inu bithe yabubuha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donjibume wesimbuhe:
abkai wehiyehe i uyuci aniya sunja biyai
orin emu de
fulgiyan fi i pilehe
hese saha sehe::

abkai wehiyehe i uyuci aniya dūn biyai ice jakūn::

附錄三：造辦處活計檔摘錄

1. 乾隆九年（1744）

（1）三月玉作初五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張永泰交青金石一塊隨綠牙座，傳旨：着交造辦處收貯，俟藏裡人做佛用。如用時將用法奏明再用。其綠牙座交造辦處有用處用。欽此。（膠片84，檔案號3406）

（2）八月記事錄三十日內大臣海望清字奏摺內開，謹奏，為奏聞事。昨理藩院送到從藏來匠六名交與奴才，隨問伊等蒙古話、漢話，俱各不會。因傳張家胡土克圖之徒阿旺准丹爾格籠前來，將青金佛樣與伊等逐一看視，據嘉那嘎拉等六人稱，雕珊瑚、松石、青金等與鑄銅成做，不敢應滿會做，但有樣皆能造做。以奴才看得伊等所稱雖為兩樣，而六人手藝皆係一般。昨日因晚，於西華門外曾住過厄爾親之掌關防內管領衙門住宿，令二侍衛納和圖暫行看守，擬在養心殿造辦處收拾房二間，晝則進內造做，晚則福佑寺喇嘛住房內有閑房，將嘉那嘎拉等三人交與首領喇嘛羅卜藏策楞看守住歇。圓明園將造辦處收拾房二間，晝則造做，晚則交與永寧寺首領喇嘛馬尼格籠看守住歇。查答馬等三人交與雍和宮造佛郎中佛保看造，晚則交與本處首領喇嘛看守住歇。問及伊等不食豬肉，惟食羊肉並飯，欲行飯房柏唐阿給食。至伊等每月應如何給與錢糧之處，奴才會同理藩院另議具奏。奉旨：知道了。欽此。

于九月十九日內大臣海望、理藩院尚書班第那音岱清字奏摺內開，謹奏，為巴拉布匠等擬給錢糧議奏：竊查奴才造辦處各匠分別手藝等次每月所食錢糧自十二兩以下至二兩不等，每年每季賞給收什衣服銀自十八兩以下至十兩不等在案。今從西藏選送巴拉布匠六名，經奏留造辦處三名，雍和宮三名，各已賞給柏唐阿飯食，毋庸另議外，但新來始試造做，伊等手藝優劣尚未分別，奴才等酌其用度，暫給錢糧四兩，每年每季賞給收拾衣服銀十八兩，隨來跟役一名，亦能幫做，每月賞給錢糧二兩，每年每季賞給收拾衣服銀十五兩。此項錢糧於造辦處庫內支領。如果手藝精巧，用心勤做，俟日後加恩之處另行請旨。至伊等每晚俱在廟住，冬令應給六人每日木柴二十觔，炭八觔，於該處領給。等語，繕寫清摺，交奏事官五十七等轉奏，奉旨：知道了。欽此。（膠片83，檔案號3404）

（3）九月記事錄初十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催總五十八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藏裡來的造佛匠役三名各賞銀三十兩，欽此。（膠片83，檔案號3404）

（4）九月記事錄十三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問藏裡人所做活計用度材料比我們這裡人做的省費？再着造辦處匠役學著他做，欽此。（膠片83，檔案號3404）

（5）九月記事錄二十五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張玉傳旨：着挑伶俐小

蘇拉五、六名跟藏裡人學着做佛。欽此。（膠片83，檔案號3404）

（6）十月鑲嵌作二十五日司庫白世秀、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達子來說，太監張玉、胡世傑交鑲寶石金佛窩三件，傳旨：着藏裡人另做字鑲上。其白玉字佛窩換做青金字，其餘俱照樣做。欽此。

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將改做得金佛窩三件持進交訖。（膠片84，檔案號3406）

（7）十一月炮槍處二十一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着佛保將做的商絲槍夾、量鬥、藏裡人摟做的佛並押嘛達嘎壇槍戟送來呈覽，欽此。（膠片83，檔案號3403）

（8）十二月鍍金作初二日太監胡世傑交旨：要現做活計呈覽。欽此。

于本日，司庫白世秀、七品首領薩木哈、副催總達子將現做雍和宮銅台撒間鍍五供內銅如意靈芝花並年節金銀八寶、欄杆、夔龍口足、西洋式燈等活計持進，交太監張玉、胡世傑呈覽，奉旨：將銅靈芝花三對不必鍍金，油五彩油，其金銀八寶照藏裡人模子做剛模子攤做。再，將欄杆、夔龍口足、西洋式燈十對得時在養心殿後殿掛。欽此。（下略）（膠片84，檔案號3406）

（9）十二月鍍金作二十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胡世傑交金綠衣救度佛母一尊隨鑲珍珠白檀香龕，珊瑚頂、黑石大輪手持金剛一尊隨白檀香龕、白衣救度佛母一尊、珊瑚珠二顆，傳旨：將白衣救度佛母着照綠衣救度佛母龕一樣配龕，其歡門俟過年藏裡人活做完時再做。將大珊瑚頂子安在中間龕上，亦換實在珠石，交出珊瑚珠二顆在兩旁龕上安用。欽此。（膠片84，檔案號3406）

（10）十二月記事錄二十六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着賞做金佛藏裡匠役，每名銀十兩，跟役賞銀五兩。雍和宮鑄佛匠每名銀五兩，俱動用造辦處銀兩。欽此。（膠片83，檔案號3404）

2. 乾隆十年（1745）

（11）正月雜活作初七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雍和宮藏裡造佛匠役着歸造辦處藏裡做佛匠役一處。欽此。（膠片85，檔案號3409）

（12）正月鍍金作十三日太監張玉傳旨：藏裡中殿現供羅哈西裏佛一尊，着問藏裡造佛匠役知道不知道，做的來做不來；如知道，做的來，速將實在佛像畫一樣呈覽。欽此。

于本月十六日司庫白世秀將畫得藏裡中殿佛樣一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着先撥蠟，撥完蠟做金的，欽此。

于正月三十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將撥得羅哈希裏佛蠟樣一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將佛項圈用珊瑚鑲做，數珠用珠子穿做，座子束腰用珊瑚鑲做，八達馬上用珠子鑲嵌，肩上羊皮做銀的，其披羚羊的意思與兩條腿長、兩條腿短，着問張家胡

土克圖是何道理，其餘鑲嵌着用珊瑚、青金、松石做，先領金成造，後染色呈覽。欽此。

于二月初二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將畫得羅哈西裏佛樣一張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隨交出廣珠一顆用在佛頂上，俟蠟樣染色完時，另給珠石。欽此。

于三月初七日司庫白世秀為鑲嵌羅哈希裏佛上用珠子數目繕寫摺片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傳奏，奉旨：准討用。欽此。（下略）（膠片85，檔案號3408）

（13）正月雜活作十八日太監胡世傑傳旨：問藏裡人來了無有。欽此。

于本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隨將藏裡匠役人名並嘉那噶拉與巴爾興即有病情由交太監胡世傑口奏，奉旨：着海望傳派邵正文與雍和宮醫僧喇嘛商量，着好生醫治。欽此。

于本月二十四日司庫白世秀將御醫邵正文全醫僧看得巴羅興濕寒傷脾，今用加減扶脾理湯調治，須依藏裡之法調養，奏帖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轉奏，奉旨：知道了。欽此。（膠片85，檔案號3409）

（14）三月鍍金作初八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慈寧宮大佛堂現供的邁達裏佛，着照樣成造金台撒佛一尊，其佛身着間八拉布人，照藏裡佛一樣成造，其鑲嵌照現供邁達裏佛上鑲嵌一樣鑲嵌。欽此。（下略）（膠片85，檔案號3408）

（15）三月鍍金作十四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張明交西洋法瑯三節塔一件，傳旨：將頂上寶珠去了，成造佛一尊，將二層墊起，蓮花托上成造八大菩薩，下層托上成造拾八羅漢，其做法着藏裡人指示，下面束腰露銅之處燒做西洋法瑯，先做樣呈覽。欽此。

于四月十三日太監胡世傑傳旨：要現做活計呈覽。欽此。

于本日，司庫白世秀將釋迦、八大菩薩、十八羅漢蠟樣持進交太監胡世傑呈覽，奉旨：將佛、菩薩、羅漢俱做金的，着這裡人做。欽此。（下略）（膠片85，檔案號3408）

（16）三月鍍金作二十四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將撥得邁達裏佛蠟樣一尊請進，交太監張玉、胡世傑呈覽，隨將成造此金佛經怡親王、內大臣海望除派專管人員監造。再，此邁達裏佛着此處匠人學做，倘有不能處問巴拉布佛匠之情由轉奏，奉旨：所奏甚是，佛准做金的，交此處匠人做，着巴拉布佛匠指示。欽此。（膠片85，檔案號3408）

（17）四月記事錄初七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銀壹百兩，傳旨：着賞巴拉布佛匠，着怡親王、海望議定等次賞給。欽此。（膠片86，檔案號3410）

（18）五月記事錄十二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交紗葛布二十一疋，傳旨：着賞巴拉布造佛匠役。欽此。（膠片86，檔案號3410）

（19）五月記事錄十三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着巴拉布佛匠將現做的佛俱放下，趕做大龕內一佛二菩薩。欽此。（膠片86，檔案號3410）

(20) 五月記事錄二十九日司庫白世秀、副催總達子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羅哈西裏佛並大龕內一佛二菩薩着家裡匠人帶外僱匠成做。欽此。(膠片86，檔案號3410)

(21) 六月鍍金作二十一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要現做活計呈覽。欽此。

于本日，司庫白世秀將現做青金佛等活計持進。據藏裡匠丹丟說，此青金佛並大小龕內青金、碑礪佛之手足俱不能整做。等語，交太監胡世傑口奏，奉旨：准其兩做。欽此。(膠片85，檔案號3408)

(22) 十一月記事錄二十六日七品首領薩木哈來說，太監胡世傑傳旨：着怡親王、海望議藏裡人三等賞，議准奏明再賞。欽此。

于十二月初一日內大臣海望議得賞丹丟頭等銀十兩，嘉那噶拉二等銀八兩，巴羅興等三人三等，每人銀七兩，跟役嘛錦四等銀五兩，共銀四十四兩，動用造辦處錢糧，繕寫摺片一件交太監張玉轉奏，奉旨：仍照前次賞銀壹百兩，按等次賞給。欽此。(膠片86，檔案號3410)

(23) 十二月記事錄初一日司庫白世秀來說，太監張玉傳旨：將藏裡佛匠現做何樣活計，先傳未做係何樣活計查明，開寫具奏。欽此。

于本日，司庫白世秀將查得藏裡佛匠現做數珠箱內五方救度佛母，未做的係鑲嵌松石腰圓盒、佛龕上松石歡門、寶石窩上喇嘛字、朝帶上松石開其裡，繕寫摺片二件持進，交太監張玉轉奏，奉旨：將鑲嵌松石腰圓盒不必成做，着伊等趨工趕做五方救度佛母並歡門、寶石窩、開其裏。伊等已到京這幾年，俟此項活計做完時，令伊等家去。欽此。(膠片86，檔案號34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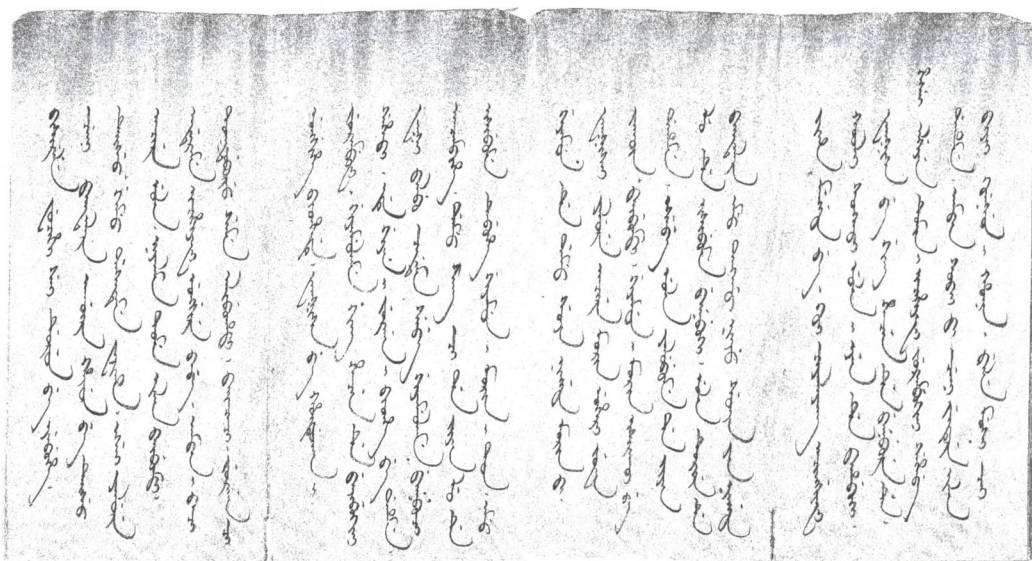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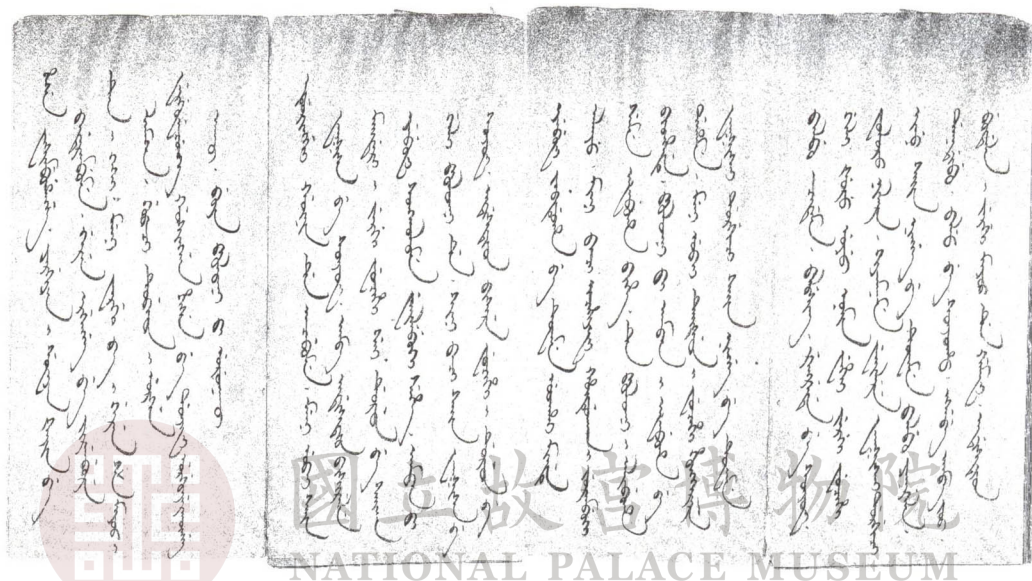
3. 乾隆十一年 (1746)

(24) 二月記事錄初九日內大臣海望來說，太監高玉傳旨：巴拉布佛匠回藏時照從前賞過之例擬賞。欽此。

于本月十四日七品首領薩木哈將照從前賞過之例擬得丹丟頭等賞銀二十一兩，甲那噶拉(即嘉那噶拉一引者注)二等賞銀十八兩，巴羅興等三人三等賞銀十七兩，跟役嘛錦賞銀十兩，繕寫摺片一件持進，交太監胡世傑轉奏，奉旨：著用造辦處錢糧賞給。欽此。(膠片86，檔案號3412)

附錄四：軍機處滿文錄副原檔





Handwritten text in Tibetan script,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The text is written on a piece of aged, slightly stained paper. A large, faint red circular stamp is visible in the center, and the word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re printed in English across the bottom of the page.

Handwritten text in Tibetan script,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The text is written on a piece of aged, slightly stained paper. The scrip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op page, but the paper appears more worn and the ink is slightly faded.



圖1 雍和宮彌勒佛像



圖2 布達拉宮彌勒佛像

An Investigation of Nepalese Craftsmen Entering Court Service in 1744

Luo Wen-hua
Department of Court History
Palace Museum, Beijing

Abstract

Ever since Yüan dynasty artist A-ni-ko brought Nepalese style into China, the Nepalese tradition not only survived subsequent dynastic change, but indeed thrived under an atmosphere of ever-increasing cultural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Tibet, developing into a distinct Chinese-Tibetan hybrid style. Clear evidence of this is the Ch'ing court's recruitment of six Nepalese artisans from Tibet between the eighth month of 1744 and the twelfth month of 1746. These artists came to the capital and were employed by the court's Office of Imperial Manufactures. They participated in the production of image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Yung-ho Kung as a Tibetan Buddhist Temple, and also worked within the palace itself. In these projects, they not only displayed fine artistic skill, but also helped to improve the training and production of the court's craftsmen.

Through a comparison and close analysis of relevant records from the Manchu archives of the Department of Tribal Affairs and the archives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Office of Imperial Manufactures, this essay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uncover this important, but poorly known, historical event. At the same time, it examines the activities of these craftsmen within the broader framework of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in Ch'ing court, offer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long-term pattern of mutual influ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Tibetan culture, the artist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and the deep influence that the craftsmen exert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art in the court.

Keywords: Nepal, Bal-po, Yung-ho Kung, Office of Imperial Manufactures

※ The article in Chinese appears from page 125 to 148.

※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bstract on page 125 by Jeffrey Moser